

卷一百三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一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立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
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
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鑱靈龜卜吉日以受
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
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
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



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
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
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
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
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
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
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
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闘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
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權

悅將無咎缺

唐太宗謂李靖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
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
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
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
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
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
委寄以權也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
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

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久矣雖以唐太宗欲行參定而李靖猶以為出師而先告廟任將而許便宜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參定况其他乎夫出師命將所以戡定禍亂安定國家付人以斬殺之權俾其司三軍之命夫豈細事而輕易苟簡略無禮儀何以激勸士心增重將權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異宜不能盡制請命禮官斟酌古制參之時宜定為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

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知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按文帝嘆不得頗牧之為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為言。末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

明主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政脩舉。寇盜息滅。為效。不必區區於簿書文法之拘可也。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

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贊此疏盡之矣。後世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贊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所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颭。

駙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臣按贄之此奏備述用師遙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謂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將帥既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功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謂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邊防陳功告捷之通弊也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

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欽鞮以
罪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秦王命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貂以敗其後景監
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
也嗚呼晉文公謀守原之人於欽鞮知治體者
猶以為羞當時陷後代況親用其人以統軍旅
任閭寄乎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宜觸類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

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太敗不可
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
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
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
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斷之一言誠
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
人謀之公而又剛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
為之事人主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
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

態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穆宗時，招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轍節度使劉悟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蓋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効死？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為彼所囚，裴度謂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眾斬之，欲以此收藩鎮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鎮之心，無乃失朝廷之威乎？
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為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成禍。亂為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

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揚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露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

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豈但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樞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為國而不為其黨吁賢矣哉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

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臣按：既用為將帥，而又以中使監之者，疑之也。中使將帥同為臣子，何用分疑信於其間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監軍以中使適使之，撓將權，壞軍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則有仁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賜資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
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
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
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
大久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
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
則其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

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
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
熟自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
其所以養士少而蓄林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歟

太宗大平興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
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

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君感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樂羊所以感嘆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於楊業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雖然將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豈不益甚。

其惡哉。是以君子貴明理而先覺。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謂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達為主。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為人所蔽。况微勞乎。

孫何言于真宗曰。謹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跪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令。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將軍以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門。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也。臣伏見今邊將授任。赴鎮之際。但授尺一之詔。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其儀注之詳。具載于有司。可考也。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臣按古者命將付以閫外之寄。固無俟乎文臣以為之副貳。然後世人心不古。為將者多用不知書之人。義多而仁少。勇有餘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參之以文。行義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資其武藝。似不為過。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急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為後世法。夫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

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徂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也。又聞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豬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

臣按將士禦敵。將以其性命為國家衛民守土。苟當出戰之時。而為將帥者。徒以法令驅之。而無餽勞之禮。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盡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報。而亦有

以一蹣不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區區舖啜之故也。田況之言。豈無徵之空言哉。

劉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制副。臣以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以不專。而亦不可以

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
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為之，設參佐也。然
此非獨以輔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為。
人之所以敢於為非者，無人以制之也。有同心
之人，則潛消其非心；有異議之人，則遏絕其惡
念。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
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
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
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禁
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臣按李舜舉之言，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
也。但所謂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
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名言也。內臣而能為此言，
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王巖叟言于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
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
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
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躡量，信如其言，行之未

私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己可見。夫有顯效。則不錄。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橫之勢。此風寔長。非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季布為河東守。嘗召至京師。留卽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

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也。夫文帝之於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猶可以達後世。上下懸絕。殿陛之間。如在萬里。况邊將真在萬里者哉。人君進退將臣。當以嚴叟此言為鑒。

胡寅言于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篤不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

又誕張大之語均素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騫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以上將帥之任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